回忆南京光复前的新军第九镇

林 知 渊①

清宣统元年(一九〇九年)，我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，被派到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充当教员。一九一〇年冬季，我于寒假期间回福州家乡过农历春节。从南京动身没有几天，我的一位从前最要好的同学林觉民特地从远道赶来南京找我。由于事前没有书信联系，以致相失交臂，没有见面，直到过了春节即辛亥正月我回来南京，才看到他留给我的短短一封信。信里十分遗憾地提到此次没有促膝畅谈，今后天各一方将成永别。信里也没有写明行踪和通信地点。当时我异常惊骇，误认为这位朋友将是痛心国事想走绝路。因为那时蹈海之风颇为盛行，我有几个朋友都因国事刺激，蹈海自杀，因此急忙写了几封信探询他的下落。先接到他的老父回信，说他年前在家住了半月，现已到日本东京继续求学，而日本同学又说他假期已满尚未返校。总之，他已告失踪。每当上海报纸来到，我必细心查阅有无蹈海自杀的消息。两三个月内未见此项消息披露，我的疑团因亦莫解。

到了四月中旬，报上一条消息恍如晴天霹雳，震动世界。上海《申报》连日登载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的消息，我朝夕系念的

① 林知渊生前曾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。此稿系作者所写江苏光复的回忆、汉阳保卫战纪实、福建光复后的见闻三部分中的第一部分。题目由编者作了改动。

林觉民，就在这一役中壮烈成仁了。我到此时才恍然大悟，他在寒假中亲到南京访我，向我诀别，同时并将动员我共赴广州图谋发难。我与觉民幼即同学，稍长便秘密结社，以排满兴汉相期许。他长我三岁，学业能力诸方面均较我高强。后来福州学校毕业，他东渡日本进庆应大学学文科，我改习陆军，两人各自一方。他总是时常来信，不断对我教导、鼓励，不意这回却成永诀。我从报章上得到这许多旧友成仁就义的消息，真是痛不欲生，就象疯狂一般，哭笑无常，眠食失节，学校功课也不去上了。那时，我住在我的胞兄家中，距离陆军中学不远，教育长丁远侯是我兄好友，以为我得异疾，时来看我并遣校医为我施治。我哥哥晓得这种情形，把我带到明孝陵，陪我痛哭两次，心中才觉得畅快一些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抱定献身革命事业，报我死友。

回忆当年，在思想和行动上引导我前进的还有两人，一个是林述庆，另一个便是我的胞兄林之夏。他们都是当年江苏新军第九镇的军官，也都是革命志士，均长我十岁以上。林述庆和我的哥哥是先后同学，都已隶籍同盟会。述庆在南京时，常到我家中吃饭或是谈天，他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革命的消息，还时常带我到他们军营里游逛，因此，我得以结认赵伯先、柏烈武、吴礼卿、伍寿卿诸志士。

陆军第四中学每年的寒假暑假都比较长，我每逢假期总要回到福州家乡。辛亥这一年的暑期，我受广州起义的刺激，便不打算回乡歇伏，想在南京做些革命工作。刚好林述庆从三十三标调到江阴三十六标第一营当管带，我在假期中便到了江阴，在他营中住了三个星期，和官兵们都混得很熟。述庆的胞兄述康在营部当军需官，他请假回福州，我就暂时替代军需职务，经常和述庆谈论革命排满问题。好在我们谈的是福建方言，没有人听得懂，不

怕有人告发我们是革命党。这一年暑假过得很愉快。

假期将满时，我又回到南京，才晓得就在暑假之前，清政府的陆军部要选派一批下级军官到法国学习航空飞行。我本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工兵科毕业，授了工兵副军校的军职，又是陆军第四中学法文教习；总办万廷献平日和我很相得，看我的年龄资历也适合，不及通知我，就将我的名字报到部。暑假后，我回校上课，部里批准的电报也来了，治装费和旅费也都汇到了。万总办十分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我，我听到消息心里动了一下，可以说又喜又惊，这真是求之不可得的机遇。转念一想，许多同志好友为了平生志愿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我独何心只顾个人的前途，借口求学，做一名逃兵。将来国家被人瓜分，民族沦为奴隶，还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讲！便决心不去。但这话一时又不好直说，只得推托待与家兄商量再作决定。回家后说明了一切情形，我哥哥赞成赴法留学，不主张把这个好机遇推送出去。他说革命事业长得很，待学成回国，再酬志愿也是一样。我说革命不成功马上就会亡国，还能等到学成归来！我和哥哥争执了一番。

次日到校见到万总办，他又催促我把治装费先领了去，并说放洋日期就在眼前，要否回福建一趟？我乘机推说这回恐怕要辜负总办的好意，因为我母亲在家乡已替我定好完婚日期，必须回去完成老母的愿望，因此暂时不出国求学。万听后甚觉惊异，要求我从长考虑，并允替我保留几天再作决定。回去我便写了信寄至江阴和林述庆商量。两天后，述庆复信来了，他坚决不主张我赴法学习航空，理由是江南第九镇革命运动已将成熟，机会一到即可举事。革命成功了，何患不能到国外求学，革命失败国也亡了，纵学成回国，只能供异族作马牛而已。述庆的意见正合我意，遂更坚定了不赴法的决心。

我家住在南京城北竺桥巷，距离当时的总督衙门没有多远，每天出外，必须经过此处。看见那黑漆的大门和厚厚的围墙，听见鼓亭里敲敲打打的声音，我就怒火中烧，混身血液都在沸腾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它烧成平地。总之，自从当年三月广州举义失败之后，几个月里什么事也没想，一心一意就是想革命，驱除鞑虏，为死者报仇，当年幼稚的心里就是如此。

暑假过后，不到个把月的工夫，武昌八月十九日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，这一下我真的太激动了！心里又是狂喜，又是忧虑。虑的是如和广州三月起义一般，准备未周，轻于发难，不幸再次失败，又要丧失许多豪俊。精华尽丧，此后将何以立国？刚巧此时，述庆所属的三十六标第一营已调驻镇江。我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，马上到了镇江找林述庆商量。他早已知我来意，便留我住下，晚间熄灯后，我们开始商量，共认为这次武昌首难，机会极为难得，如果第九镇新军不能及时响应，此后即不必再谈革命了。现在全镇分驻南京、镇江两地，镇江只有步队五营，兵力稍弱，但军心比较团结，我意应先从镇江下手。述庆则认为高级将领俱在南京，为尊重体制，应让南京先行发难，镇江继起响应，于理于势方觉顺适。事实上他对徐绍桢、孙铭诸人，抱有甚大幻想，故不拟占先。我对此意见亦不争执，决定应该先与南京同志取得一致意见，再作决定。次晨我回南京，述庆待营中诸事略一部署后即来。我归后不及等待述庆来到，先与我的哥哥邀约伍崇仁来寓密谈。我的意见是此时鄂已发动，湘省亦有继起消息，预料赣皖二省必能响应，我江苏不能等待计出万全致失良机，必须争取主动，为江南诸地倡。倘使游移不决，旷日持久，使张人骏、张勋等有所准备，先向新军下手镇压，我们仓卒应战，不特势处被动，且亦师出无名，事之失策，无过于此。当即决定待述庆到后从长

计议。

当日下午忽有一位生客来访家兄，我出面招待，来客与家兄密谈约半小时始去。我问来者何人，兄谓此人即陈英士，疑为徐绍桢刺取消息而来，今后不可引见。我颇不以我兄所见为然，陈君英士虽非素识，但早从沪上诸友谈论中知有此人。革命运动固宜谨慎，岂因有人来就我而拒绝之理。两日后述庆尚未来，我们焦灼万分。此时忽有消息，徐绍桢命将全镇枪弹悉数收缴军械库，每枪仅留子弹五发，此事已使我愤怒欲狂。就在这几天中，张人骏已调至张勋的江防兵二十营（张系江防会办提督兼江防统领），会同王有宏的缉私营十营（王系定字营统领），巡防营五营，合计约在七、八千人上下。张勋贼兵驻在张人骏督署里外，缉私营则驻在前劝业会场及鼓楼附近。总之，城北一带举目尽是贼军，我每日经过督署附近，亲见此等贼军三五成群，横行霸道。

第三天后，述庆始至，住我家中和我同榻痛谈到天明，我责问他们如此迟回顾虑，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即使有为，已成被动，不知公等计将安出？述庆再三对我劝慰，并谓事在必举，方式如何须待与诸同志熟商。明天邀集凉生（即家兄）、寿卿、烈武、宾甫诸君讨论后，定有具体措施相告。待此间确无进展，你再投奔武汉，尚不为晚。言时声色俱厉，我为之凛然。最后密告镇江五营子弹，尚未全被收去，此事他可负责，前昨未来，即为布置此事云云。

直至次日下午，述庆方与寿卿同返，云全镇子弹有全部发还之望，今日决议南京新军全部移驻南郊，避免主客两军无谓冲突，待集结南郊后，即可发难。镇军当与同日发动，以壮声势。我闻语疑信参半，感到前途不甚乐观。述庆随即赶返镇江防地准备一切。我回家探询家兄，亦谓述庆过于爽直，恐将受愚。述庆行时

命我当晚乘车赴沪，为彼代表往晤陈英士商洽来日举事时，须仗上海接济弹款一切。

此时南京一地，有如阴霾密布，大难将临，陆军中学无形停课，故亦无需请假。前天晤万总办时还提起赴法事，我一笑置之，不意二三日后，万本人亦微服私离职守。就此一事，足见南京当时动荡的情景。

我到上海后，即央潘训初介绍往晤英士，果即前日在我家中所见之人。陈对述庆甚见推崇，对于接济弹款毫无异词，谓现正计划攻取制造局，一经得手，上海立时光复，一切接济自当源源尽先送往。上海另一同乡友好陈子范告我，德商某洋行可以购到步枪子弹一百万发，试往一探，但须有现款。我谓宁、镇两地俱乏子弹，现款虽难措，幸今日英士口气甚好，或不至失望。下午，子范来言，已晤德商，据言存货甚多，每一万发索价五百两银，欲购多少听便，且可包运至指定地点交货，但须先付足现款方允起货。明日同子范前往看货，该商能说法语，接谈后，应允改两为元，即一万发五百元，唯须趸购十万发以上。我意如购五十万发补充镇军，只需两万五千元，似不难办。当与该商初步议定，带回二十五发试射。并托训初、子范经商陈英士，请他垫款，以便成交。此行费了两日夜，所得仅如此。

次日早车返南京，行前本拟电告述庆至车站一谈，训初力阻不可，谓如此招摇，于事有碍，遂不发。到家，见告我伍崇仁来两次，有事面谈。据伍说，第九镇新军在宁部队，明日全部向秣陵关移动，各营子弹允于出发时归还。我闻言甚觉喜慰，只要发还子弹，余事俱可不论。但同时又虑受了徐绍桢的愚弄，不敢过于乐观。

翌晨驰往三十五标，各营队伍已在站队待发。伍崇仁告我子

弹待队伍到达秣陵关发还。我疑有诈，伍云原议如是，徐统制不至食言。我取出上海带回子弹，请他检验可用与否。伍言我带来子弹系七九口径，第九镇新军除辎重营使用汉阳造七九马枪外，所有步骑工各营连系六五口径、明治三十年式步枪与马枪，因此不能适用，速阻毋购。我闻说沮丧异常。送伍出发后与约定明日下午来秣陵关相晤。

回家立即密函陈子范，告知子弹口径不合，暂不订购，将来上海制造局攻下后，应拨六五步枪子弹接济南京镇江，不可接济七九枪弹。

当年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所收系江苏、浙江、四川、广东、福建五个省区的陆军小学毕业学生。武昌发难的消息传到南京后，陆军中学由广东省同学暗中发起筹组学生军，准备集体赴鄂参加革命，同时并发展到陆军小学和陆军测绘学校。虽是暗中联系，立即得到多数同学的赞同，数日之中参加者已逾百人，中间粤省同学最多，浙江次之，四川最少。他们派了代表和我接洽，要求指导一切，我当然欣然接受，并为他们分别组织为若干小队，以便行动。截至九月初旬，已出发了三批，共约五十人。当时林子超（林森）先生在九江海关任职，他年长于我十多岁，是我哥哥的好友，平日最热心革命运动。所以每批同学西上武昌，我先嘱咐他们到九江访候林先生，请他指导一切。林先生也就按批招待，尽力帮助，有缺少川资的，林先生也尽量接济。这次我从上海回到南京时，首批出发的同学已寄信回来说，即日参加汉口战事，望尚未出发的同学迅即前往，以免失了联系。我在南京时，每日必到学校一两次，与留校未行的同学联络，他们要求我带同最后一批离宁。他们不知我在帮助述庆光复镇江，见我终日忙碌，不思离此，甚觉费解，每次见面必再三催促，问我有何困难。我无家

无累，事实上诚无困难。但镇军独立计划，奔走月余，尚无眉目，我如何能舍弃述庆他去？此时镇军发难，影响东南局势极大，比较单独赴鄂，利害自不待言。但如南京镇江互相观望，日久不能发动，终日惶惶，既误湖北战事(得陈子范密函云，黄克强先生已离沪去武昌)，又辜负陆军中学诸同学的期待，我以此踌躇，行止莫决。述庆为人，坚毅果决，不怕牺牲，我所深悉，绝不至首鼠两端，中途变节。所虑镇军力薄，以之对抗旗营尚恐不足，故必须稍予时日，待联络各巡防营有了结果，然后可操胜算。我之迟迟未行，本亦为此，此又中学诸同学所不知而又难以实情相告。

昨晚有同乡旧友梁儒雄(名英武，系张人骏至戚，现居张人骏幕中任军事文案)来告，督署得京电云，袁世凯令第二军冯国璋部北洋第五镇，由秦皇岛乘船南下入长江，增援汉口，突击汉阳等语。我闻言又增一重忧虑，此时镇江起义更见必要。从时间计算，由秦皇岛运输大军至武汉，海程江程合计，至多费时一周，如能在此旬日之内，占领镇江炮台，南来敌军受我炮火截击，势且成为鱼鳖。但如长江下游各炮台未归民军掌握，使北敌航运自由，则武汉必危。争取镇军及时发难，其重要性在此。在上海时闻训初诸人言，汉口海军"海琛"、"海容"、"海筹"三主舰，尚在萨镇冰统率，已由林子超设法使归附民军。此着如有成就，亦足破敌之胆。不知九江方面已在进行否？南京至上海间，尚停泊江、楚各小舰，前闻述庆言亦已设法招致，未知曾有头绪否？此皆眼前要着，决赴镇江一行，探询究竟。

抵镇江后，因入夜戒严，宿车站一宵。次晨往晤述庆，告以梁儒雄所得北敌从秦皇岛海运入江援鄂消息，述庆亦觉情势十分严重。闻上海方面将派敢死队百人来镇帮同举事，立即告我。果

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.krzzjn.com

使镇江发难有裨全局，纵冒万险亦所不辞；如可稍缓，仍以从长计议为上，因炮台及防营两处，均在进行接洽之中。海军方面亦由上海委托毛仲方负责商洽，事机成熟，俱在眼前，较之冒昧举事，似以稍待须臾更为得计。我亦无语相驳，只得敦嘱加紧准备，不可稍存观望。即在述庆处发一密函告知陈子范请其缓来。因日前在上海时，陈其美曾告我如镇军顾虑力薄，可由子范率领敢死队百人前往襄助，故先发一函暂阻其来。返南京后，往访梁鼎雄知秦皇岛尚无出发消息，心中为之稍慰。以上所记为补叙第九镇新军各部移动秣陵关以前的事。

我送伍崇仁等出发秣陵关的第二天，即九月初九日，借重九登高为名，向陆军中学借快马一匹，午刻在市肆饱餐一顿，策马出聚宝门向秣陵关大道驰去。此时，聚宝门已有张勋江防营队伍守卫，我不顾检阻纵马出城，幸身着上尉军服，贼兵亦无如我何。聚宝门至秣陵镇约六十华里，骑行五小时，下午五时后方到。三十五标队伍尚在镇东南约六、七里处，及寻到标本部所在，天色已经垂暮。伍崇仁知我尚未晚餐，立嘱为我具饭，伍本人赴镇司令部会议不及相陪。少顷饭至，佐以咸菜一碟，颇难下咽，幸中午饱食，此时尚未觉饥，匆匆食毕，坐待伍回。勤务中士来告卧具已安置在军需官室，不妨先去安息，只得随其同往。军需官今日进城未归，遂登榻假寐，疲乏之余，不期入睡。中夜梦醒，闻院中人声嘈杂，并有铁器相击声响，急起探视，见许多官兵挤满中庭，有擦枪的，有磨刺刀的，官长则将指挥刀开口，微月下面，人影幢幢，中亦不辨有否伍标统在内。我摄衣伫视，颇觉夜寒，不欲相扰，仍返榻就寝。翌晨晤崇仁，急询消息如何，意谓子弹已否领回，伍答称昨天两次会议，统制未提起子弹事，私询沈同午参谋官，亦不作明白答复，殊足使人气愤等语。我告崇仁诸公俱

入统制官圈套，为所愚弄了。伍亦无语，唯谓上午还要前往镇军司令部汇报，望我再住一晚，候他最后消息。伍行后，我往访三十六标第三营管带官钟俊德。述庆一标三营，一、二两营驻镇江，三营即钟营留在南京，不归建制。此着亦是徐固卿所以掣肘述庆，不使得行其志，果使此营回防镇江，诚足增加述庆不少实力，因俊德湖南人，与述庆同时毕业福建武备学堂，其人厚重，能受述庆指挥，虽稍欠勇往果决精神，然为述庆之佐，诚可谓相得益彰。俊德邀我遍历各营队，所有官兵俱在三五成群，纷纷聚语，深觉士气大可一用，只要子弹发下，三日之内即可攻入石头城，使楚尾吴头都入吾党掌握，革命成功，如操左券。如果不幸竟若我所猜料，成了骗局，前途艰难，何堪设想？我怀念至此，不觉忧形于色。别俊德径返伍处，候伍归。果不出所料，弹事已无希望，相对咨嗟，深觉无谓，不思再留，伍亦不相强，黯然别去。真所谓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！

行未及半，忽见述庆乘一小驴迎面而来，急下骑相候道旁，述庆见我似颇快慰，我则满眶热泪，语不成声，各就路侧树下席地倾谈。当时，我把近两三天里所发生的情况，对述庆汇报一下，极言徐绍桢愚弄了我们，伍崇仁长厚有余，受徐绍桢欺骗，情有可原。何以孙少江、陶宾甫（名逊）、沈同午诸人都上了徐的圈套，使人难解。假使新军不移防秣陵镇，仍与张勋江防营杂处，张人骏不能不考虑到"投鼠忌器"，坚持以发还子弹为移防条件，未始不能达到目的，今孤军无弹，濒于绝地，为之奈何?!述庆闻言不答，状甚颓丧。我谓君明日返镇，我拟单独来此谒徐，告以利害，倘仍无动于衷，则与之同归于尽。

旬日前同学龚振鹏到宁密告，彼在清江充段祺瑞卫队营排长，能与段接近，我尚拟因龚之便利杀段提督，后龚来信言，段已赴

汉口指挥军事，江北之行，遂以不果。述庆认为，扑杀一二人于事何补，事尚可为，不宜灰心。此时，凉风已起，暮色将临，述庆决计不赴秣陵镇，与我并骑回城。述庆身躯高大，乘一小驴颇不相称，我与易骑而乘，至聚宝门江防兵阻不令入，幸述庆前行，在骑上作数语，始带我同入。中途共访柏烈武，相左不遇。

至竺桥家中，已夜七时，家兄一人在家，状殊无聊，述庆一来，举室欢然，其实室中亦只三人，述庆声高震瓦，使人感觉带来不少革命气氛而已。述庆饥甚，急举火为餐，三人匆匆一饱，聚商一下，计仍无出。我谓：秣陵镇士气甚盛，唯乏子弹，镇江五营，士气稍逊，而子弹尚足，据统计每枪尚有百发，即此亦足一拚。且观测形势，上海方面近日可以得手，今后弹款必可源源接济，还是先从镇江发难，以夺张人骏、张勋之气。不知镇军果能具此当仁不让的决心与否？述庆应声起立，谓必尽其心力为之，成败均不计较。当晚决定述庆明晨返镇江，加紧进行。家兄同车赴上海，担任镇江上海间的联络，主要与潘训初、陈子范诸人联系。述庆坚欲挽我同返镇江，家兄言须留我坐镇南京寓所。但我心中却另有打算，南京陆军中学诸同学，经我编组西去武昌的已有数批，共达五十余人，最后一批人数稍多，连日已在下关分居小客栈候轮出发。前天我去秣陵镇之前，尚派代表王卓（浙江人）同学来寓探问我的行期。此数十人与我相依为命，已历时一月，我至少须照料此最后一批登轮之后，方能离宁。其次据上海陈子范言，黄克强先生近日可到武昌，北军南下，亦已陆续齐集，阳夏之间，大规模战斗即可展开，权衡轻重自以武汉为急，何况镇江方面足以辅佐述庆的当不乏人（最重要的为柏烈武）。举事以前，如联络防营炮台、海军诸事，已有人分头负责，且亦我力所不及；举义之后，编组队伍，联系南京诸事，柏烈武远胜于我，无我厕身其

间的必要。

经我熟虑之后，仍以武汉方面为重，家兄命我坐镇竺桥寓中，探取南京消息。我认为无此必要，惟此际不欲明言，致拂长兄之意。所难堪者，述庆于我情同手足，当此死生患难之际，绝裾而去，舍之不顾，似非人情所应如是。故当述庆挽我赴镇江时，我即乱以他语，实则方寸之中，公谊私情两相交战。当时痛苦，固非他人所及知也。

我等三人商定之后，我与述庆即离竺桥家中，外出访友，主要在与烈武商谈一切，不意处处相左，无法一晤。夜十二时偕同述庆宿大观楼客栈，我疲倦已极，和衣而卧，述庆中夜尚赴某处密谈，我已不能陪往，彼竟日奔走，眠食俱废，其精力实非我所能企及。次日清晨仍返竺桥，家兄行装已便，将先偕述庆往访孙少江，命我送行李至下关车站等候，我在车站至开车后约半小时，方见二人来到，只好等待下次慢车再行。我因有事不及亲送两兄登车，勉与述庆握手告别。此时，手足之情，朋友之谊，深觉依依难舍，述庆于我离站后约十分钟，尚赶来坚订三天之内来镇江一晤，此情尤为可感。

我离车站后，径至江边小客栈，首遇王卓同学，欣然相告今天下午有日清公司"襄阳丸"轮上驶，最后一批同学均拟趁此轮行。王卓同学陪我至客栈休息，少顷，诸同学皆来，共十七人，中有少数同学旅费不足，幸我随身带有大清银行钞票近一百元，先以半数分赠诸友，自留五十元备船上开支。诸友尚虑我游移未决，我告以破釜沉舟，绝不后顾。其实此际亦颇难决，第一镇江方面应否留一信与述庆为别，第二竺桥寓中亦须托人照料，顷刻之间思潮起伏，颇思再留数日，如有余裕时间，能往镇江一晤述庆更见圆满。最后忽觉顷间既已对众宣告"破釜沉舟"，岂可作为戏语，示

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.krzzg.com

人以无信！于是急将前念收起，托王卓多购统舱票一张，诸友拟为我购房舱，我力阻不可。以我观察，镇军首义日期，不能希望在十日以内，即使亲往催促亦徒蹉跎时日；其次南京日后必有战事，竺桥居小营与督署之间，必且首先波及，我家图书衣物何能保全到底，不如听之。适第四中学几何画教员苏复坡兄(名璋，陆军速成同学)亦挈行李至江干，拟趁"襄阳丸"返汉阳家中，秘密告我中学总办万廷献已于前日私离，愈使我感觉留此无益，甚且有害。下午四时"襄阳丸"到埠，船上牌示定于晚间七时启行，我一身之外无长物(仅带指挥刀一口，托王卓先运至下关，随身仅此一物)，临时由诸友各取枕席分借使用，得以无缺。五时登轮，夜八时启碇，从此离了使人憎恨的南京，而走上自由之路。此时胸中积闷逐渐消失，为防舱内有敌耳目，暗示诸友不得纵情谈笑，虑过安庆时为逻者所获。这一天，是辛亥年九月十二日。

一九六三年五月

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.krzzjn.com